

山歌

流溢的土地

梁莞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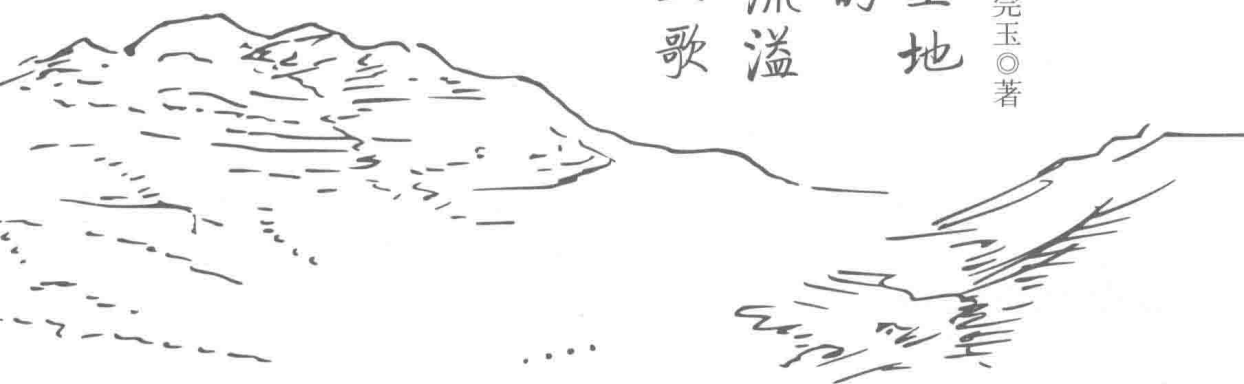
泊船系缆踏上岸，
歌如流水出音喉。



团结出版社

梁亮玉◎著

土地的歌
流动的
山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歌流溢的土地 / 梁莞玉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26-3844-0

I. ①山…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8101号

山歌流溢的土地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3844-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梦里乡河

在家乡，在广西龙州上降，每年四月，粉色的桃金娘花开满漫山遍野，这个时候夏雨漫漫，平而河水涨。山道中人影戴笠缓行，河中小舟轻泛，山歌或远或近地传来，时长时短，让人听着恍如在梦中。这些梦一般的岁月随着年龄的增长渐去渐远，却在记忆中日益温馨深厚，像陈年的佳酿，越品越余味悠长。

我在平而河边长大，看着平而河水清水浊，那些流入平而河的溪涧却长年清澈，它们虽小却养育了一方乡民，所以它们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深刻。有一条在山谷中的小涧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屯和邻屯的小队在山谷里种上了梨树和柑橘，虽然不多却足以让我们小孩子翘首期盼，我在小说中把它变成了苦溪谷，把那几棵梨树变成了满溪满坡的梨树，姐姐们的山歌融进了书里，有时候写着写着，我都以为是我的哪个姐姐从书稿里走了出来，在给我讲故事。

其实我就是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小小的乡村故事只是龙州县城的一个缩影，龙州县十三个乡镇每天都上演不同的故事，木菠萝结果了，地里旱了涝了，这边红白喜事，那边又刚迎来新生命。我只是拾起时间沧海里的一颗小水滴，闻它流溢着家乡泥土的芬芳，听它唱着壮族先民流传着的山歌，看它为龙州的振兴砌上自己的一砖一瓦。

就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一部充满龙州地方特色的小说，充满浓厚的壮族风情。当然这篇小说中并不全是纯美，有斗争有世故有心机，现实在书中打了七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突然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人的力量在历史狂澜中是如此脆弱，他们都是普通的人，可他们都不想被历史洪流卷走，都想尽办法抓住

机会改变命运。书中的杨韵月因为歌唱得好，看见了命运之神投下来的曙光，为了追逐这束曙光，她做了许多错事，不为人待见，不过她本性中乡土的纯朴还是让她找回了自己。很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可以从她身上找到些许自己的影子，人都是复杂的，没有绝对的善和恶，所以我的书中没有彻彻底底的十恶不赦的人。就像很多故事的结尾，坏人变好了，一切的争斗归于平静，但这样的结尾容易入俗套，欲望只是欲望，并不都能实现，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或者我们自己，但有梦总比没梦好，因为有梦才有奋斗。

所以，读者朋友走进我的故事，就如同逛一逛龙州，看一看龙州的山水，听一听龙州山歌。然后，想一想，龙州和你们自己的家乡有什么不一样。龙州山灵水秀，有时间不妨来龙州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山水。

目 录

第一章	谈笑间畅想前景	编节目组文艺队	/ 001
第二章	夜宿河上听浪声	酒祭战友忆昔年	/ 007
第三章	英雄迟暮事犹新	村中少年暗相助	/ 012
第四章	苦溪谷里山歌扬	姐妹俩性格迥异	/ 017
第五章	苦溪见面暗相思	风尘仆仆儿归家	/ 022
第六章	晓知人性暗藏密	念亲情为姐思虑	/ 027
第七章	绕远路为姐报名	行医取鸭水看病	/ 033
第八章	同行刘倓结知友	会诊铭昌见佳人	/ 038
第九章	哥哥临行重寄语	姐妹异心生嫌隙	/ 044
第十章	定名单各角有主	听歌声利眼识人	/ 049
第十一章	强手如林暗怀怨	殷殷求学藏心机	/ 054
第十二章	排除异己惹众怨	千里鸿雁寄相思	/ 060
第十三章	爱到无语出尘埃	妹妹我无福消受	/ 066
第十四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	姐姐要比妹先嫁	/ 071
第十五章	姐妹结交情谊深	鸭水歌圩歌如海	/ 077
第十六章	思进取身无长物	啄手足凤音遇险	/ 083
第十七章	铁拳尽显巾帼风	风波刚平浪又起	/ 088
第十八章	闻流言思宇惊心	行仗义汉成驾车	/ 094
第十九章	千里急电召郎归	心中秘恋一生守	/ 099
第二十章	话语客气暗藏锋	风尘仆仆铭昌回	/ 104
第二十一章	深情无为人心寒	豪情牵手伊人归	/ 110
第二十二章	事变知歌如女巫	迷航知返情不再	/ 116

第二十三章	一生痴情心中藏	男儿志气当奋发	/ 121
第二十四章	姻缘定佳人永隔	红帐迷眼疑是侬	/ 126
第二十五章	新婚悲喜两重天	心生妒恨戕手足	/ 132
第二十六章	男儿志当存高远	睡里梦里真夫妻	/ 137
第二十七章	夫不归韵月有喜	婆媳谈心思远虑	/ 143
第二十八章	六月六里接姑姑	平而河边起杀心	/ 149
第二十九章	胆战心惊噩梦随	劫后余生知音伴	/ 155
第三十章	姐妹恳谈泯仇怨	起新名儿女情长	/ 161
第三十一章	知过无力驱心魔	逆境更应惜己身	/ 167
第三十二章	一家和睦乐融融	回忆往事也惊心	/ 173
第三十三章	怀怨夫妻如陌路	夜黑难分人与巫	/ 178
第三十四章	妙手医人受尊重	屡次使坏恶名扬	/ 183
第三十五章	看知友叙知心话	思宇叹世事无常	/ 188
第三十六章	靠人不如终靠己	岁月如水人事迁	/ 194
第三十七章	手足情深为姐谋	多年夙愿终能圆	/ 200
第三十八章	善心未泯伺公婆	夫妻和乐一家亲	/ 207
第三十九章	人性分定终是善	今朝看人情冷暖	/ 213
第四十章	天赐我才不自弃	终有一日放光芒	/ 218
第四十一章	昔日华光今不再	苦练修得真本领	/ 224
第四十二章	昔日姐妹语相讥	本是同根当相惜	/ 229
第四十三章	投笔从戎保家国	心灵空间独有她	/ 235
第四十四章	天道酬勤志气高	个性天然自养成	/ 241
第四十五章	著书立说启征程	心园荒芜难觅主	/ 247
第四十六章	好儿女学有所成	世间美好成永恒	/ 253

第一章
谈笑间畅想前景
编节目组文艺队

星期六放飞了学生也放飞了老师，下午刚下第一节课，学校已经空了一半的人，陈思宇拿着讲义站在学校办公室门口，第二节课还用上吗？留下来的学生都已经没有心思了，但出于教师的天职，他还是往教室走，初二班的教室里寥寥无几地坐着八个学生，他刚迈进教室门口，班长就响亮地喊：“起立！”“全班”同学都站了起来，齐声喊“老师好！”

他的眼睑潮湿了，向学生们道：“同学们好，请坐下！”学生们安静地坐下，他拿出讲义，详细地讲解。时间很快过去，他把这节课讲完，下课铃声就响了，这回是真的放学了，学生们一边收拾课本一边愉快地说：“老师再见！”就飞跑出教室“回家啰！”

他看着学生们都走了，才最后一个走出教室锁上门，赵育德在那边宿舍喊他：“思宇，快点啊，回去了。”

陈思宇忙快步往宿舍走，待他和育德收拾好东西关上宿舍的门，推着单车往校门口走的时候，学校已经彻底地安静下来，思宇扛着单车走下校门前长长的台阶，到村路边把车放下，就见杨凤音和杨恽笔说说笑笑地往这边走来，育德在后边道：“嘿，有伴回家了，是你搭着美女回去呢？还是大家一起走回去，我们只有一辆车，却有四个人。”

思宇道：“我是走回去了，如果你想回去快点，我把车让给你。”

育德道：“有女相伴，不亦乐乎，哪有我自己骑车先回去的理？当然是大家一起走了。”

凤音笑道：“我和恽笔同村，思宇最远，还是思宇骑车吧，我们走回去。”

思宇道：“你们两个女同志都走着了，我哪能骑车？再说我也远不了多少啊，凤音和恽笔在平城屯，我在平竹屯离平城屯就三里多路，我自己骑车先走又有什么意思。”

这时刘倌从乡政府骑车上来，在他们旁边跳下车，道：“嘿，你们一起回去也不等

等我。”

恽笔道：“我们这不是一边走一边等你的嘛，要不我们哪会走得这么慢？”

思宇稍稍停下，推着车和他走在一起，道：“刘倌，你是个大忙人，常常我们走到半路了你才骑着车赶上来，今天怎么这么早？”

刘倌道：“我忙，你们就不忙吗？咱们这几个人半斤八两，今天中午我只休息了半小时，把工作赶着做了，这才赶上你们的，其实趁着年轻多做点事情，也可以增长见识积累经验，赶着回去闲着没事做也把时间给浪费了。”

育德道：“怎么会没事做呢？思宇写作，至于我，可以参加集体劳动，我劳动一天小队也会给我记一天的工分，就记在我阿爹和阿娘的工分簿上，别看只是一天半天的，一年算下来也有差不多两个月的工分，你看这不是为家里多挣了两个月的口粮了吗？到哪里要啊？”

凤音道：“育德真会精打细算过日子，以后哪个女孩子嫁给他一定幸福。”

刘倌道：“我们三个男人，哪个女子嫁给都会幸福的。”

恽笔笑道：“少臭美了，生活可不是嘴上说的，幸不幸福要一起过着日子才懂。”

凤音道：“噯，说空闲枉费了青春，我们却哪里空闲过，回去不是帮家里打柴就是和父母参加小队劳动为家里挣工分，我们做医生还要上山采草药。即使休息在家，邻近村屯半夜里哪家小孩有个头疼脑热的来叫我们，就是半夜也要出诊的，哪有一刻的闲工夫？可是我们周日偶有参加小队做工，还有人说我们挣双工分，真是做着累着还要落人口舌。”

恽笔挽着她的手走着，压低声音说：“傻丫头，你平时挺机灵的，怎么今天走在路上竟然说出‘双工分’的话来，小心被有心人听见扣上‘资本家’的帽子。”

刘倌警觉地看了一下四周，凤音伸了下舌头，迅速地扫了下前后左右一眼，还好除了他们没有别的人。

思宇对她们道：“走吧。”

一路走来，但见道路下沟渠流水潺潺，人们正在引水进田，起垄育苗。此情此景凤音一下子想起了苦溪谷，便道：“这个时候苦溪谷的梨花一定都开了，我好想拐到那里去看看。”

恽笔道：“天都晚了，还想着看花，服了你。明天有一整天的时间，你要爱看啊，就和陈思宇约好时间，明天在苦溪谷一起观赏梨花不就得了。”

凤音道：“恽笔，你这主意出得可不怎么好，我和思宇约时间到苦溪谷看梨花？嘿，你以为咱们村里的婶婶婆婆们有多开明啊？我和思宇这么一约，明天我们可就成爆炸性新闻人物了。”

恽笔道：“我说你脑袋里怎么还有那么多封建思想？恋爱自由，不偷不抢有什么见不得人？谁爱说谁说去。”

凤音低声道：“说得轻巧，要不你和刘倌约去。嘿，谁和谁恋爱了？乱点鸳鸯！”

恽笔道：“嗯，不承认。好好好，不谈恋爱，你和陈思宇同志是纯粹的同志关系，行吧？哎呀，不就看个花嘛，有那么麻烦吗？你爱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思宇爱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两不相涉。苦溪谷里的梨花十里八乡闻名，这个时候有大把人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赶过来看，所以你们不必避嫌，在梨花开季苦溪谷里什么时候都有人，认识不认识的，你从平城屯去，思宇从平竹屯去，在苦溪谷碰巧遇上了有什么稀奇？哎哟，苦溪谷的梨花年年开年年见，有什么好看，我都看腻了，你们却年年等着看，越看越起劲。”

育德道：“谁像思宇，一肚子浪漫情怀，他看的花年年开花年年不同，其实不是花不同，是他看花的心情不同，凤音却是在花海中享受花香花景，他们真是心有默契的一对，不去岂不辜负了今年的梨花。思宇可以绕道过苦溪谷回去，现在天色尚早，绕道苦溪谷到平竹屯不会半路天黑的，思宇你是个男人怕什么。凤音是个女孩子家，不宜天晚走山路，今天就先别去了，明天再去。”

其实陈思宇满心期许凤音能够顺着恽笔的话茬儿接下去，就主动说明天什么什么时候让他在苦溪谷里等她一起看梨花，不见不散。可凤音就是不肯承认，把恽笔的话推回去，一干二净。思宇心中倍感失落，他想自己先说出来明天九点多到十点钟的时候他在苦溪谷里等她，可又怕她不答应，在育德和刘倌面前丢面子，就把话又咽了回去。可是心中依然不甘，难道凤音不知道他对她的心吗？他早就对她情根深种了，平日他对她言语行止表现出来的点点滴滴，她都没有觉察吗？还是她根本就不爱他？不，他不能接受凤音不爱他。他在心中说：凤音，我们是心有灵犀的，我对你的感情你一定懂，如果你认为现在不是表达的时候，那好，我等过一段时间，我一定让我阿娘去你家提亲，你一定要等我，一定要答应！

刘倌听赵育德说到“浪漫情怀”这几个字，才想起今早乡政府班子会讨论决定的一件重要事情，连忙道：“哎呀，要不是育德说到‘浪漫情怀’，我还真把一件重要事情给忘了。”

大家好奇地问：“什么重要事？快说快说。”

刘倌道：“今早乡班子会提到前段时间南宁师专排演《赤叶河》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了进一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我县革命精神的宣传教育，县委县政府要在四月中旬组织一次全县的文艺汇演，要求各乡镇踊跃参加。县里面对这次演出很重视，林书记说演出时县里还邀请了龙州县的各界名士观看演出，并特邀县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当评委，所以对这次演出设置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奖品和奖金都比较丰厚，县委县政府对演出中特别优秀的节目要在县里推广。所以县里对这次演出节目的质量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各乡镇参演的节目要独立创作，突出本乡镇的乡土乡情和革命英雄人物事迹。林书记对这次任务特别重视，一接到通知就组织乡

党委班子开会了。会议认为我们上降乡是红八军的故乡，一定要在这次演出中突出上降乡的革命英雄事迹，把我们上降乡红八军的革命英雄事迹好好宣传。会议把任务落实下来，却让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这次任务太重，不但上级领导看着，整个上降乡的父老也都看着。唉，我只能接受任务全力把工作做好，可是这次任务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饭都吃不下了，你们得帮帮我。”

赵育德一听便道：“刘倌，这个任务好啊！我们上降乡本来就是红八军的故乡，要说抗战故事、英雄故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你不用愁，我们的故事是现成的，当然作者也是现成的，陈思宇就是作者，演员嘛，两大美女就在这儿。”

刘倌忙道：“对呀，今早林书记在会上一说我马上就想到了陈思宇，还有你，育德，还有凤音和恽笔，所以我想都没想就把这个任务接下了。加油，思宇！你一定要好好发挥、好好表现，给父老们争光！”

陈思宇道：“原来你们早就想着要来挤兑我了，可今天已是3月2日了，时间那么紧任务这么重，我哪能一下把剧本弄出来？”

刘倌道：“大家一起努力嘛，我压力也大，要演好这出戏不但要有好编剧也要有好演员，特别是嗓音好的演员，我们上降乡哪个人山歌唱得最好？声音最好听？你们回去留意一下，放心大胆向我推荐，发现了谁就领他来唱几句给我听听，只要真唱得好我马上录用。”

凤音听着心里动了一下，她心里马上就想到一个人，她敢说在上降乡没有谁的歌声胜得过她，可用人不唯亲啊，她也不好跟刘倌说呀，可是如果不说，这次重要的机会错过了，她的前途就会被耽误，到时候她知道了会恨她的。

恽笔对刘倌道：“你尽说着好听，你这个文艺队要多少人？要多少个男的多少个女的？什么时候开始练怎么练？你列出来了么？我看你都没计划好吧就说要人。”

刘倌道：“你别总拿话塞我，我办事还能没有计划？我们现在是临时组建的文艺队，大家都没有演戏功底，只有人多才能压得住台，最少也要有十个队员，反正你们四个是逃不了了。”

恽笔道：“你得有预备人选，要不中途有一两个有事不能演了，你到哪儿找人去？”

刘倌道：“这个自然，我也想到了，所以才说要十到十一个嘛。”

思宇道：“刘倌，除了我们四个，余下的七个选谁，在哪个村哪个屯，你自己心中有数了吗？”

刘倌道：“当然，我三天两头下村屯，哪个村哪个屯有怎样的人我都清楚，只是戏里的主角，嗓音最好的那一个，得凤音回去做一下动员工作，尽量让她来，只要她来，凭她的嗓音，我们的戏就成功了一半。”

育德道：“你说的是凤音的姐姐吧，对，她嗓音真如天籁，太好听了！刘倌，你这个任务便宜都占一半了还说任务重，剩下的那六个人得你亲自去找，一个一个去动员做

思想工作。”

刘倌道：“看来那六个演员你们是不肯帮我的忙了？”

恽笔道：“主要的都已经解决了，那六个演员你也在心中有数了，还要我们去帮你，你是乡干部还是我们是乡干部？”

刘倌道：“每次都碰你软钉子，每次你都和我抬杠，恽笔，难道我们是前世冤家吗？”

恽笔道：“我在督促你把工作做好，你却来怨我，我是你的清醒剂，清醒剂是没有让你晕晕乎乎飘飘乎乎的马屁话的，你爱听不听拉倒。”

刘倌无可奈何道：“你这个清醒剂对我难能可贵，我当然要听，只是你也别总是对我吹胡子瞪眼的，女人啊，温柔一点好。”

恽笔哼了一声别过脸去，凤音、思宇、育德相视而笑。

刘倌道：“你们评评理啊，我每天不是去那个村就是去这个屯，身体上劳累不说，想在精神上放松放松找你们聊聊天，恽笔却总是这个不行那个要注意，你们说我有多辛苦。”

育德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就是忠言良言劳心，可也是这样的话最可贵，刘倌，趁着年青多历练多经事，再多听听恽笔的逆耳忠言，你日后会前途无量。”

刘倌道：“你们是我前进的动力，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和困难，一想到你们就承重若轻了，思宇，你可要好好写，我星期二就要稿件。”

思宇道：“这么快，两天时间啊！而且这稿本还代表整个上降乡的荣耀，你不多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写，这么仓促地写出来，要是写不好怎么有脸见父老们？”

刘倌道：“思宇，没时间了，压力也是动力，无论怎样这两天你必须写出来，我们一边写一边演一边改，你负责稿子我负责找人啊，还有服装道具，我这边千头万绪呢，不行也得行啊。”

“好，好吧。”陈思宇道，“这是考验我文采的时候，也是考验你能力的时候，我要好好驾驭我手中的笔。你，刘倌，好好发挥你的才干，帮助林书记把工作做好。”

刘倌道：“这是应当，只是你这边得一边教书一边写剧本，可得多累着了，我这儿对你只有精神鼓励没有物质鼓励，你多多担待。”

陈思宇道：“客气什么，我还没谢你给我这个展示的机会呢，谢谢你啊，刘倌！”

刘倌道：“瞧你客气的，我们之间用得着‘谢’字吗？”

他们走上龙凭公路，一辆军车驶过，扬起一路灰蒙蒙的灰尘，凤音和恽笔忙捂住嘴巴，待灰尘散去，凤音道：“要是昨晚下一场雨，把路面淋湿，我们今天走在这条公路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灰尘了。”

恽笔笑道：“哈，你真会想，你以为连走路老天都在帮你哪。我也想走公路有汽车经过的时候没有灰尘，不过我不想下雨，我想这条路变成柏油路，那汽车经过时不但没有灰尘，我们骑单车也好骑。”

凤音道：“哈，何止我会想啊，你也会吧，你比我更会想，但要想这条泥沙路变成柏油路，十年后再说吧。现在，我就想明天什么时候去看苦溪谷的梨花，今年的梨花开得多不多？”

“看吧，看吧。”恽笔道，“最好今晚没有人得急病叫你半夜出诊，要不明天九点你都起不来。”她说着眼就向前跑开了。

“乌鸦嘴！”凤音追着捶她。

恽笔一边跑一边回头对刘倬、思宇和育德说：“你们也快点走吧，要不再有一辆汽车开过来，漫天扬起的灰尘会落得我们满头满脸都是。”

刘倬道：“这里是大路了，我们可以搭三个，思宇你搭育德，我搭凤音和恽笔，这样可以快点。”

思宇和育德都说好，恽笔先跳上刘倬前面的车杠，刘倬跨上车，凤音随后跳上后座，刘倬一脚蹬开车轮，车便一路疾驶而去。

第二章
夜宿河上听浪声
酒祭战友忆昔年

陈思宇、刘倓他们一路疾驶到五里桥路口便都下了车，这里进去都是村路了，道路较窄崎曲不平不能再搭三骑车了，但是到这里离刘倓家板瓦屯也近了，上前面这个坡过五里桥分场就是板瓦屯，他们走进村路一边走一边拍去身上的灰尘。

到了板瓦屯路口，刘倓把车给杨恹笔，这样恹笔和风音、思宇和育德就可以一搭一地骑车回去，比较轻松。

陈思宇和杨恹笔他们到叫堪岭上就下了车，岭太陡自行车骑不下去，拐过岭口就看见下面很宽的平而河。

思宇道：“你们看，平而河今天看来这么美。”

育德道：“你心中又有什么想法了？”

恹笔笑道：“怎么？美过你苦溪谷的梨花？”

思宇道：“当然，平而河是哺育我们长大的母亲河，她什么时候都美，比任何东西都美，所以我这个剧本就从平而河开始，也从平而河取材。”

育德道：“你可别忘了，选题必须是英雄题材。”

思宇道：“难道我们的平而河还缺少英雄题材吗？”

“当然不缺少，咱们的平而河有的是英雄题材。”育德道，“嘿，你不绕道过苦溪谷看梨花了？”

思宇道：“不了，我明天再去看，今晚，我要到平而河边听平而河夜晚的私语。”

杨风音道：“平竹屯的李立新大爷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游击战也参加过抗日，是个老红八军，你今晚不妨去和他谈谈。”

陈思宇忙道：“对啊，我怎么忘了李大爷？此值春天正是鱼撒蛋的时候，大爷每晚都在船里过夜，一壶酒一袋烟，划着船在河里徜徉，真会享受。”

凤音道：“这样更好了，你和他在船上聊一晚下来，戏本就有了。”

思宇道：“是啊，我现在巴不得马上到家，天快点黑呢。”

下了叫堪岭，恹笔跨上车托上凤音，对思宇道：“快啊，骑快点回家，回去帮家里浇一下菜，做好晚饭天就黑了，你再温温吞吞地可赶不上李大爷去河边了。”

陈思宇忙托了育德，随着恹笔沿着蜿蜒的村路驶去，到板江屯时育德下了车，思宇和恹笔、凤音又再半骑车半推车地行了二里多路，便和平城屯的岔路口分了手，陈思宇继续往前行，恹笔和凤音进平城屯。

思宇在家门前放了车，推门进去，家里静悄悄的，就知道阿爸和阿娘去菜地了，便把车推进家里，然后进厨房生火做饭。天傍黑时阿爸挑着一担水，阿娘挑着一对干净的簪箕，簪箕里放着摘下的已洗净了的蔬菜，一前一后地回来了。

他们刚进家门口就闻到饭菜香，知道思宇回来了，阿爸把水倒进缸里，又再出去挑，阿娘把簪箕放在小天井里，对思宇说：“阿宇啊，你炒了什么菜啊？”

思宇道：“阿娘，我只炒了一把芥兰。”

阿娘把装干净菜的簪箕提过来，说：“那就再炒小白菜跟荷兰豆吧，再用生菜做汤。”

思宇答应着过来接着簪箕，阿娘道：“你炒啊，阿娘喂猪去。”

思宇一边答应着阿娘一边把小白菜放在砧板上切成段，又继续烧旺火，阿娘提着猪潲水出去。

晚饭后天已全黑，思宇放下碗和阿爸阿娘说今晚要和李立新大爷去河边守鱼撒蛋，他阿娘忙说：“河上凉，多带件衣服。”

思宇答应着，就过隔壁屋去找李立新大爷，李大爷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到河边去，思宇忙说他也去，李大爷便叫他帮拿东西，爷儿俩一同往河边走去。

陈思宇闻到李大爷壶子里的酒香，知道这是他每晚必备的佳酿，他用手电筒照着李大爷前面的路，这是他第一次和李大爷下河，上了船，李大爷在黑暗中传给他气息让他觉得李大爷已和方才判若两人，伤感、沉重。他沉默地划着船，一直到一座山岭前才把船定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他在水中竖牢篙子拴牢船绳，这才回到船舱里拿出刚才在家里提来的竹篮子，在船头铺开一块帆布，对思宇道：“思宇，船尾舱有两个凳子，你进去拿出来。”

陈思宇猫着腰到船尾舱拿了两个凳子到船头来，李大爷从他手中接过一个，示意陈思宇在他对面坐下，又从篮子里拿出两个竹筒做的酒杯，还有一碟花生米和一碟萝卜干，最后是一壶酒。

李大爷道：“思宇，陪大爷喝杯酒吧，因为今晚你来，大爷多带了碟萝卜干，吃吧，咱爷俩不必客气。”

思宇夹了块萝卜干放进嘴里脆脆地嚼：“大爷，这酒烈不烈？”

李大爷道：“这是头道酒和尾道酒兑的，刚刚好，35度，连这酒你都不能喝，可

不算爷们了。”

说着李大爷往竹杯里倒了半杯酒，陈思宇拿起一杯，道：“我要不喝可真对不起今晚的月色，对不起这河里的景色，更对不起大爷，所以，咱爷俩干了。”

李大爷拿起杯子和他一碰便一饮而尽，思宇也一饮而尽，李大爷道：“我中午的时候刚在那上面撒了网，咱们守到后半夜再收，保准有鱼。”

思宇听见从远处传来时断时续的山歌声，便道：“这么晚了，还有人在唱山歌？”

李大爷道：“你忘了你三婆子，每晚睡前不哼两声是睡不着的。”

思宇仔细听了听，真是三婆子的歌声，便道：“三婆真是歌仙，想唱了随口就能唱，从不用歌本。”

李大爷道：“咱们壮乡唱歌哪用歌本啊，见着什么随口就唱，喜怒哀乐善恶美丑全在歌声中，只是那些爱搬弄风雅的人用文字把山歌记下来了，手抄的、油印的在民间流传着。”

“应当记下的，大爷。”思宇道，“咱们壮乡的山歌不能随时间的流逝而泯灭，那是我们父辈劳动和生活的精华，是壮乡先民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财富，不能让它流失啊！”

“唉，是啊，有太多的东西要记下，却也有太多的东西被忘记。”李大爷感叹着说，“有谁会记得他们？他们的模样，他们的名字，没有，只有青山留英魂。”

李大爷说着往河里倒了一杯酒，对着前面的山岭说：“战友们，弟兄们，我老李没有走，一辈子都不走，都来这儿陪你们。”

陈思宇震惊地道：“大爷，这……？”

“思宇啊，你可听说过这个山岭以前打过仗，死过很多人啊？”李大爷问。

“何止听说，我们来这个山岭摘野果还捡到过子弹头，还有弹壳。”思宇道，“父亲说这个山岭以前红军打过仗，还说大爷您也参加过那次战斗，大爷，您是我们村的英雄。”

李大爷伤感地望着岭上幽暗的草树，摇头道：“什么英雄啊？我哪里担得起‘英雄’这两个字，倒在这山岭上的战士才是真正的英雄。”

思宇道：“大爷，解放后县里的领导来找您要您到县里去工作您没去，乡里给您的多项优惠政策您也拒绝了，难道您是为了您那些牺牲的战友吗？”

李大爷道：“我今年65了，老了，不能再为党和政府工作了，也不想再给党和政府增添麻烦，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为祖国的今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我能活着看到祖国这么美好的今天，知足了，哪里还能再伸手向党和政府要这要那，想想以前，看看现在，我们的付出值了。”

思宇敬佩地道：“大爷，没有您们的牺牲哪来我们的今天？可是您们却执守着清贫，有困难自己咬牙挺过，从不向党和政府伸手，看到您想到我们有些时候，太惭愧了，我

们若不做出个样子来，真没脸来见您了。”

李大爷道：“思宇呀，你今晚和大爷下河来，是有事要和大爷说吧？”

思宇道：“是的，大爷，我想听您讲一讲您的革命故事。”

“有任务啦？”李大爷问。

“是的。”思宇道，“乡宣传干事刘倌今天跟我说咱乡里要组建一支文艺队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这次演出要乡里自编、自导、自演乡里面自抗战以来，本乡里发生的革命英雄事迹、英雄故事，刘倌只给了我两天时间写剧本，我正想着怎么写呢？平城屯的杨凤音提到您是老革命，我直怪自己想懵了竟没想到您，所以今晚就跟您下河来了。大爷，您就和我讲一讲您跟您的战友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故事吧，我陈思宇不才，就写得通顺几句话，即使这样也想为乡亲们做点事，给子孙后代们留下点东西。”

李大爷高兴地道：“好呀！思宇，这是好事啊！大爷看得出你们是能干出一番事情来的人，好好努力，好好写啊！”

陈思宇道：“谢谢大爷这番话，我一定努力！”

李立新大爷指着河下游离他们不远处的一个拗口，说：“思宇，看到那儿了吗？那拗口有一条小涧，那条小涧还挺深，能划着竹排进去，涧两旁草树茂密很容易藏人，当然敌人也发现这一点，所以看着能藏人的地方却是最藏不住人的。1930年2月龙州起义失败后，我们从黄家村撤退过彬桥来到这儿，就是这个山岭，打算从这里渡河到上八区，可是我们遇到了上面那座山头的一股敌人的阻拦，当时我们一个排带伤员35人，还有6个女同志，弹药非常有限，而我们从这个岭上下来前后都不着村屯，没有竹排过河。敌人弹药充足，当时我们情况紧急，首要是必须尽快占领有利地形狙击敌人，第二是尽快找到竹排过河。下面坡那屯的群众听到枪声，屯里的游击队员赶紧来支援，我们留下7个人在这里阻击敌人，其他人就和游击队员往下游撤并且立刻渡河，我当时也在留下阻击敌人的7个人中。看着战友们陆续过河，我们边打边撤，可是敌人看见我们的人过了河，就加大了火力，好在战友们从下游过河离敌人远，敌人的火力射不到，他们就把火力集中到我们这儿，我们7个人只剩下了3个，最后我强制命令郑新友和陆忠勇同志先撤，我来掩护他们，因为游击队很快就来支援。这次阻击敌人损失也很大，因为有游击队他们不敢过溪涧对面的山头去，我们走得一个是一个，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郑新友和陆忠勇同志哭着撤走了，我无挂碍端着机枪猛扫，那边机枪哑了一阵，又更猛地响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中了多少枪，总之我看到郑新友和陆忠勇同志过了河，我已经撤到了小涧边，看到有两个女同志划着竹排过涧来。敌人不知道我们留下的有多少人，但是听到枪声稀少，竟然大胆地过我们这个山头来，我拼命向他们扫射，可是我没有气力了，我发现我身上的鲜血在往外流，我扣不动扳机了，我在迷糊中倒了下去，失去了知觉。待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间草屋当中，一位大爷见我醒来，忙压低声音对外面说：‘醒了。’立即从外面进来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中年汉子，那位中年汉子说：‘同志，